島民何在？我眼中的南方四島[1]

Where Are the Islanders?
The Four Southern Islands in My Eyes.

張朝勝　李光中　國立東華大學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Chang, Chao-Sheng　Lee, Kuang-Chung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壹、前言

長久以來，南方四島乃為人所遺忘的島嶼，然而，隨著西吉嶼「灶籠(現又名藍洞)」爆紅，「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繼之成立，原本默默無聞的小島遂而名聲大噪，綺麗的海島風光霎時驚豔眾人。舉例而言，從東吉嶼八卦山俯瞰全島，島嶼聚落宛如漂浮海上的空中之城，極其動人；又如，從東嶼坪前山眺望西北，群礁地形彷彿樹突延伸至西嶼坪，夢幻而溫柔；再如，從西嶼坪西尾山遠眺門仔海峽，怪石嶙峋，無限延伸。

吾人可由相關文獻窺探南方四島的歷史脈絡與研究型態：

一、方志史料(1684-1894)：南方四島的邊陲地理，自古皆同，如康熙二十三年，杜臻曾述：「……極南有東嶼平、西嶼平、鐘嶼等，更南有東吉嶼、西吉嶼、斧頭爭等，皆明世所不及知也。」光緒二十年，林豪和薛紹元形容澎湖東海形勢之險：「其東則東、西二吉最為險隘；中有鋤頭增門，水勢洄薄，流觸海底礁石，作旋螺形，舟行誤入其險，倘遇颶風，瞬息衝破，若無風可駛，勢必為流所牽，至東吉下，謂之入溜，能入而不能出矣。」

二、核廢爭議(1991-2007)：南方四島的核廢爭議約可追溯至1996年，此後十年，台電將核廢料置於東吉嶼的傳言甚囂塵上，直至2007年，經濟部公告選址計畫，與此同時，澎湖縣政府農漁局委託執行「玄武岩保留區(東吉嶼、西吉嶼、頭巾、鐵砧)基礎調查與經營管理可行性評估」，翌年，公告劃設之。自此而後，各式研究漸趨勃興，換句話說，核廢爭議可謂喚起南方四島鄰近區域的相關研究。

三、國家公園(2009迄今)：《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計畫》劈頭便道：「行政院核定東沙環礁國家公園計畫時決議，『管理組織上應朝向合併設立一處『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以下簡稱海管處)』，統籌東沙環礁及其他可能評估設立的綠島、北方三島、澎湖群島等島嶼或海洋型國家公園，以收整合之效。」簡扼言之，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的劃設宛如既定之事，差異僅是何時。然即因此，諸多研究能量挹注於此，約於2009年開始啟動，該些研究以海管處委託計畫為最，而澎湖南方四島相關資源概況即如下表1。

四、島嶼居民(1998迄今)：在諸多文獻當中，深入草根者屈指可數，主要有三，包含吳念真描述東吉嶼旅外島民返島情境、許玉河挖掘西吉嶼島民遷村始末、潘佳修報導南方四島島民生活及其與國家公園之間的關係。

乍看前述，極其炫目，然自1872年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成立迄今，臺灣的自然保護區思潮仍舊劃人於外，吾人可見在地島民於相關論述的出現機率甚為低微，回歸定義，「保育係指對生物圈內的人為利用進行經營管理，以求對現世代人類有最佳的永續利益，而對於未來世代的人類也得以滿足其需求與目的(IUCN, UNEP, WWF, 1980)。」然而，在強力國家機器的體制底下，所謂的「現世代人類」，究竟有否包含這些邊陲地帶的島嶼居民呢？

[1] 本文命題概念，呼應楊莉萍(2004)對於現實的評析：「Berger和Luckmann的『人們眼裡或心目中的事實』與Gergen『言說的事實』是一致的，都不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客觀現實』，而是『經驗的現實』」。

簡單樸實的鋤頭嶼

東嶼坪俯瞰西嶼坪

由西嶼坪遙望，可見鐵砧、頭巾、以及望安島和將軍澳嶼之間的門仔海峽

嶙峋交錯的礁岩綿延至東吉嶼全景

表1、南方四島及頭巾、鐵砧的自然資源與人工設施(引自張朝勝，2014)

	東吉嶼	西吉嶼	東嶼坪	西嶼坪	頭巾	鐵砧
經度(E)	119°40'18.79"	119°36'56.23"	119°30'59.41"	119°30'26.60"	119°30'06.04"	119°27'56.39"
緯度(N)	23°15'21.09"	23°14'56.40"	23°15'36.67"	23°16'12.14"	23°17'23.25"	23°20'50.14"
滿潮面積(km²)	1.5423	0.7789	0.4627	0.3470	0.0046	
退潮面積(km²)	1.9048	0.9593	0.6817	0.4319	0.0386	
高度(m)	47	23	61	42	49	17
海岸線長度(km)	1.7712	0.8978	0.4792	0.3477	0.0074	0.0205
設籍人口	272	0	582	226	0	0
常駐人口	30	0	12	4	0	0
氣溫(℃)	月均溫為23.7，最低溫1月為17.8，最高溫7月為28.4					
降水量(mm)	年平均降雨量為1053.7，最低為1月16.9，最高為8月207.9					
風速(m/s)	月平均風速為8，最低為8月4.9，最高為12月11.4					
地質	海蝕平臺(大坪)、海蝕崖、海蝕柱、沙灘、礫灘、壺穴、潮池、岩層剖面、微輝長岩侵入體(東吉之眼)	海蝕平臺、海蝕洞、海蝕崖、海蝕溝、柱狀玄武岩、柱狀節理、岩礁、沙灘、壺穴	海蝕平臺、海蝕崖、沙灘、礫灘、崖錐、群礁、砂岩層理、灘岩、玄武岩侵入、陸連島(四仔角)	海蝕平臺、海蝕溝、海蝕洞、海蝕柱、群礁、沙灘、島礁、彎曲狀節理、柱狀節理、崖錐	海蝕平臺、岩脈、壺穴	岩層剖面、平板狀裂理、海蝕平臺
陸域植物	38科104屬125種	27科70屬87種	27科72屬89種	32科74屬91種	2002年曾有紀錄共5種植物	由衛星照片判讀無植物，以望遠鏡觀察疑似有禾本科植物
	共44科127屬158種，含原生植物109種，歸化植物33種，栽培植物16種。以禾本科為優勢，菊科、豆科次之。					
陸域動物	鳥類36種，爬蟲類5種，哺乳類3種，兩棲類1種，爬蟲類5種，蝶類13種				鳥類5種	鳥類4種
魚類	31科145種	28科127種	31科122種	25科121種	測站並未針對兩島礁進行研究監測	
	共34科208種，常見有雙帶烏尾鮗、霓虹雀鯛、網紋雀鯛、縱帶彎線鰨、隆頭魚、鸚哥魚、石斑魚等。					
珊瑚	石珊瑚類12科35屬133種，八放珊瑚類2科7屬19種，水螅珊瑚類1科1屬2種。					
無脊椎動物	軟體動物29科64 種、棘皮動物12科24種、甲殼類動物8科22 種					
藻類資源	海草1種、藍綠藻3種、綠藻29種、褐藻13種、紅藻25種					
碼頭	有	無	有	有	無	無
固定交通船	無	無	不定期班次	不定期班次	無	無

貳、島嶼居民

島嶼上的人們對於辨認所謂島民乃是極其自然之事，依筆者經驗，所謂島民即是多數島民認同者，而島民認同者多為於島嶼出生者，若是因故(如研究、生意、補助)遷入者，多不被認定為島民，此番認定宛如約定俗成，遂未被刻意放大檢視。筆者於東吉嶼駐留期間，適逢啟明宮舉辦廟會活動並且包船返島，返島人士收費不一，東吉島民為兩千元，非東吉島民則為三千元，職是之故，筆者遂尋思廟方如何區分兩者，依據互動對話，島民認為於東吉嶼出生者即可屬東吉島民，除此之外，東吉島民之子嗣和姻親，無論於何地出生，皆可屬之。除上述二者，餘則不列屬東吉島民。

援引前述概念以及歷來經驗，筆者定義，所謂島民，主要可分屬兩個層次，其一，依據血緣與關係加以劃分為島民或非島民，其二，根據居住情況加以判斷與島嶼的親暱程度。第一層次，包含於島嶼出生者、其子嗣、其姻親(女婿或媳婦)皆可歸屬島民；第二層次，包含「實居島民」和「旅外島民」，前者，即整年皆駐留島嶼者，以及半駐留半往返者(即一年之中，約有半年時間駐留島嶼，另半年時間則於臺灣或他處)，後者，僅止於廟會返島者，抑或一年僅短暫往返數次者。除前述外，以第一層次觀之，洄游型旅人(張朝勝、裴家騏，2014)雖非島嶼居民，然極少數因特定原因而長駐島嶼，由於其居留時間與實居島民並無二異，且願蟄居島嶼緣由頗為精彩，故本文亦將相關案例涵括於內。

參、邊陲離島

南方四島泛指東吉嶼、西吉嶼、東嶼坪、西嶼坪及其周邊島礁如頭巾、鐵砧、鐘仔、利間、鋤頭嶼等等，行政區域隸屬於澎湖縣望安鄉，南方四島各島一村，分有東吉村[2]、東坪村、西坪村。本文主欲探討人居島嶼，故捨西吉。東吉嶼距離馬公約莫四十公里，距離臺南亦同，島民多已遷居臺南，實居人口約莫三十人，此為三島人數最多的島嶼，澎湖群島擁有九十個島礁，核廢議題是讓東吉嶼聲名大噪的主要原因，即是因此，該島島民對於該嶼隸屬望安鄉管轄甚為不滿，資源短缺，宛如孤兒，某個程度來說，望安鄉因政治因素而空轉許久，遑論轄下眾多離島，鄉公所將三級離島視為累贅，給予最低維生資源，少有經營，島民只得自力更生。東嶼坪距離望安島約莫十公里，戶籍人口有六百人，實居島民則僅十餘人，冬天返島捕土托鰆的漁民稍微多些，如此巨大的落差，與補助設籍學生有著莫大的關係，另一方面，由於東嶼坪附近頗多礁岩，遂而魚群豐饒，而東嶼坪亦是三島之中倚賴漁業資源最重者。西嶼坪位於東嶼坪的西北方，兩島相距七百餘公尺，實居島民僅三戶七人[3]，聚落位於西溝東側，該島沒有港口，僅有一條港堤位於瀨仔尾，然少有船隻停泊。

欲悉四島，得體會邊陲意涵，邊陲是相對的概念，可以核心邊陲(Core-Periphery)理論加以闡述(Knox & Marston, 2009)，該理論係闡述在資本主義的世代裡，世界乃因經濟競爭而形成聯合系統，職是之故，吾人即可依經濟概況而劃分系統為三，舉例而言，核心區域往往佔據重要的貿易地位，擁有先進技術，具高生產力，平均所得亦高，然而，核心區域的維繫往往係藉由支配和剝削體系中的其他區域所致。相對來看，邊陲區域的貿易關係貧乏，技術粗糙，生產力亦低。前述理論雖為全球尺度，然若以地方尺度觀之，臺灣內部亦可以其分野，核心之於城市，邊陲之於離島。依據《離島建設條例》，離島係指「與臺灣本島隔離屬我國管轄之島嶼」，除此之外，依據交通便利程度，行政院所修正發布之「各機關學校公教員工地域加給

[2] 民國68年7月1日，澎湖縣政府正式公告將西吉村納入東吉村(許玉河，2010)。
[3] 此處係以筆者上島時間為準，2014年11月，該島又遷走一戶兩人。

表」，將離島劃分三級，第一級離島如馬公、琉球鄉，第二級離島如桶盤、望安、綠島、蘭嶼，第三級離島如東沙、南沙、東吉、花嶼、東嶼坪、西嶼坪。即便如此，吾人仍難透析何謂邊陲，以水為例，若處城鎮，極易取水，然於三級離島，水如恩賜，極其珍貴。

除卻邊陲，繁雜的自然保護區亦為南方四島特色之一。自然保護區通常泛指自然保留區、國家公園、國家自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自然保護區，然而，由於澎湖與海洋的關係密不可分，因此本文亦涵括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如漁業資源保育區和禁漁區。據上所述，若以整個澎湖南海來看，共劃設六處自然保護區，如下表2，其中，五處自然保護區位於望安鄉轄內。

望安鄉陸域面積約為1,379.45公頃，「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範圍與「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多有重疊，故以後者為計，陸域面積為370.29公頃，「澎湖縣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面積為23.3283公頃，「澎湖縣貓嶼海鳥保護區」陸域面積約為10.02公頃，前述陸域面積總計約為403.8183公頃，整體而言，劃設自然保護區範圍約佔望安鄉三分之一陸域面積，以如此彈丸之地而言，可謂密度甚高。至於海域，「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範圍即涵括「東吉、西吉、東嶼坪、西嶼坪週邊海域禁漁區」，總和海域面積為35,473.33公頃。

再將視野聚焦於南方四島，此區共有三處自然保護區，依據前言，吾人可知悉其劃設脈絡，2008年，澎湖縣政府為阻擋核廢料進駐東吉嶼，便劃設「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2009年，為求永逸，再次擴增東吉嶼劃設範圍。2008年，澎湖群島發生嚴重寒害，加諸既定的海洋保育政策，澎湖縣政府遂於2013年公告「東吉、西吉、東嶼坪、西嶼坪週邊海域禁漁區」，翌年，內政部復再劃設「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肆、質性研究

陳向明(2002，頁311)闡言：「研究者如果要理解被研究者，不能(也不可能)只是站在外面『觀察』對方；研究者只有作為被研究者文化群體中的一個『成員』(雖然涉入的程度有所不同)，參加到他們的生活中去，才可能真正理解他們。」根植於此，本文係以質性研究作為建構取徑，研究者為主要工具，以夏天三個月期程，將已投擲於南方四島，由島民與研究者共築案例資料，於此過程，不斷地進行資訊的汲取、消化、反思、轉出等歷程。

質性研究適用於少見社會現象，抑或少數社會群體，職是之故，甚為貼切南方四島的邊陲島民，另一方面，島民涵括實居島民和旅外島民，一般而言，島嶼事務和意見亦應涵納二者，然則邊陲之感和在地

表2、澎湖南海的六處自然保護區

自然保護區	涵括島嶼或海域	法規依據	劃設日期	保育主體
澎湖縣貓嶼海鳥保護區	大小貓嶼	野生動物保育法	1991/05/24	海鳥及其棲地環境
澎湖縣望安島綠蠵龜產卵棲地保護區	望安島	野生動物保育法	1995/01/17	綠蠵龜、卵及其產卵棲地
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	東吉嶼、西吉嶼、頭巾、鐵砧	文化資產保存法	2008/09/23 2009/09/15	玄武岩地景
東吉、西吉、東嶼坪、 西嶼坪週邊海域禁漁區	東吉嶼、西吉嶼、東嶼坪、 西嶼坪週邊海域	漁業法	2013/08/01	珊瑚礁生態系資源暨生物多樣性
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東吉嶼、西吉嶼、東嶼坪、西嶼坪	國家公園法	2014/06/08	自然風景、野生物及史蹟， 供國民育樂及研究
七美漁業資源保育區	七美鄉平和村(大港)水泥樁甲點至 乙點處，自低潮線向外海延伸 100公尺之沿岸海域	漁業法	1999/12/28	九孔、海膽、龍蝦、鐘螺

維生往往僅有實居島民得以孰知，故本文研究對象乃係以實居島民為主，旅外島民為輔。

鑒於質性研究的多樣闡述特色，本文嘗試以案例作為展演形式，該些案例源於筆者研究札記，撰述手法略偏散文，聚焦於島民與島嶼的互動關係。各島案例數量並未均質，例如西嶼坪有二，東嶼坪有四，東吉嶼有二，原因在於三島人數多寡不一，且與筆者浸淫時間和採集對象循循相關，惟該些案例應可略窺三島島民生活，與此同時，本文亦將以各島作為單元體進行該島總述。

伍、人島互動

一、西嶼坪

西嶼坪是靜寂的島嶼，離望安島最近，交通理應便利，然實居島民極少，亦未有良港，因此平日少有漁船和遊艇停泊過夜，島民未擁船隻，甚少冀求望安鄉公所交通船，多自僱如「輝鴻參號」或「萬富興陸十陸號」等漁船作為主要交通船隻，吾人可見物資補給頗為艱辛。該島用水分為一般用水與烹煮用水，前者，源於西溝井水，將水抽至瀨仔崎附近的公用水塔，復分接各戶，後者，係指西坪村五號前埕之井水，該井無設馬達，僅得以水桶汲水，嗣後再自行挑水或以機車運送。至於飲用用水，島民多由他島大量購買瓶裝礦泉水。

西嶼坪現有三台小型發電機，夏季每日切換五次，分別為早上五時三十分、九時三十分，下午一時、六時，晚上十一時，極少有用電過量而跳電的情況發生，惟此緣由乃係因島民熟知發電機承載能力，遂減少用電，舉例而言，有島民新購220V冷氣，卻因每次開啟時皆令發電機無法負荷而跳停，只得購而不用。有別他島，西嶼坪陸域道路雜草叢生，幾成島民夢魘，尤其從瀨仔崎以至羊籠港仔道路，原有三條橫貫道路，如今僅餘其一，道路多被銀合歡湮沒，甚至島南瀨仔頭附近已為大片銀合歡，寸步難行。

除了列屬「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西嶼坪鄰近的頭巾與鐵砧亦屬「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周邊海域劃為底刺網全年禁漁區，鐵砧至頭巾附近海域則為完全禁漁區。迥異他島，實居島民皆無擁船，故對於自然資源的擷用僅於沿岸，包含敲石蚵、採風茹、撿螺貝、挽紫菜、釣魚、喊網[4]等等，故「底刺網禁漁區」對於該島島民較無影響，與此同論，島民無船，冬季少至頭巾和鐵砧採摘紫菜，因此「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亦無甚影響，惟島民並非完全贊同自然保護區的設立，究其原因，卻是未知該些區域已劃設成多樣的自然保護區。同於他島，電、毒、炸魚層出不窮，間接損及島民在地資源。

以目黑為例，三十七歲，國中畢業後去了臺南從事十餘年的電機工作，三十歲後於馬公專職營造，曾經結婚，經已離婚，為避工作，且喜釣魚，遂於去年辭職返島。目黑最常於港堤和羊籠港仔釣魚，夏季主要魚種為黃尾雀鯛，在港堤有時候會聽到從南磕仔傳來的炸魚聲響，晚上偶爾到羊籠港仔拾撿螺貝，常見後山電魚船隻，每次三艘起跳，多則七艘，宛如船隊，這兒電完便往東嶼坪，東嶼坪電完再往西吉嶼，而後是東吉嶼，整個南方四島即是電魚場域，當然，電完之後目黑的漁獲隨之銳減。除此之外，則有一艘漁船固定於島嶼東岸毒魚。

白露中秋，我一個人住在地平線的家屋，上至天台，海潮襲鳴，西方一片深藍，東方月亮已現，大片的卷積雲綿延至望安島，頭巾與鐵砧之間的完全禁漁區內，兩盞紅燈緩緩移動，直至十一時，切換發電，島嶼頓時漆黑，雲層散去，月光溫柔地籠罩西嶼坪，好不寂靜，這是我對西嶼坪最深的印象。直至十

[4] 閩南語諧音，ㄏㄢˋ ㄇㄨ，或稱，ㄏㄢˋ ㄌㄢˋ，澎湖的一種底刺網漁法。依據胡興華(2003，頁91)，「刺網漁法是指使用漁船將長條狀的網流放海中橫遮水流，待魚群自行刺上網目或纏絡而捕獲之漁業，其中網具隨潮水漂流的即稱流刺網。除了流刺網外，依網具敷設水層的不同，還有浮刺網、底刺網，以及包圍魚群的圍刺網，和用三片網地合組成的三重刺網。目前公海流刺網作業已配合聯合國宣布全面禁止。」

島民於羊籠港仔釣魚

島民的烹煮用水井口

放牧羊隻已無人管理

銀合歡漸趨蔓延

一月，才有機會在馬公與地平線深談，他三十六歲，小時候曾寄學於西嶼坪國小，廢校後離島，長假就會返島，直到2008年，毅然決定回島生活，我想或許有其原因吧！他說因為這是自己的地方。地平線認為每個島嶼都應該有其專屬象徵，於是他養雞，以生態循環作為行動理念，盼能創造自給自足的島嶼生活，陸續養了數千隻雞，盡數死光，他歸咎於島嶼極度匱乏的基礎設施，而這正是政府無為的驅離策略。與此同論，地平線也認為自然保護區是一種邊緣化的策略，其言讓人耿耿於懷：「只想要把人怎麼趕走，我講的趕不是直接那種方式，是可能透過某一些，欸，我這邊人比較少，我就乾脆不做甚麼事，類似那種邊緣化，你了解我意思嗎？」

二、東嶼坪

東嶼坪是漁驛的島嶼，島民共約六戶十人，平均年齡約為五十餘歲，由於多數人已於馬公擁有家屋，故對島民而言，東嶼坪比較像是個驛集的島嶼，因為工作，所以短居，因為漁獲，所以轉驛。交通方面，幾乎所有島民皆擁漁船，職是之故，島民除了趁遊艇如「得意捌號」和「銀河壹號」載客時順搭之外，每逢捕取足夠漁獲，便開乘漁船上馬公販售，而漁船(如新洽富拾陸號、永翔興、勝海興、長昇發、東嶼坪等等)之間的互搭亦為往來馬公與東嶼坪的交通橋樑，相形之下，無論交通或補給皆便於他島，運補品項包含食物、飲水、雜貨、油料、瓦斯以及其他民生用品。

東嶼坪水質較鹹，用水有二，其一，一般用水，該水自井而來，將井水抽至山腰公用水塔，再分接至各家各戶；其二，少數民家則接通另口井水以供飲食，顯見該口井水水質較佳。用電方面，現有兩台發電機，換電時間約為早晨五時以及下午五時，原使用良妥，然發電機常是過熱，遂引發多次跳電，嗣後每逢發電機熱當，便停機數小時，島民亦得因而停止用電。總體而言，用電品質欠妥，並無法維持穩定電源。除上述外，島民多曾談論台電可能承接島上用電事宜，有些島民認為採發電機方式可享兩百多元用水用電用到飽，較為實在，有些島民則認為電源應須穩定，且用多少即應付費多少。與此同時，各家各戶的水電使用多寡遂成為彼此之間指責指涉的潛伏因子。

除卻公務維生(鄉公所所雇如發電機維護、垃圾清潔)，目前實居島民維生方式包含捕魚(包含磯釣、喊網、流刺網、延繩釣)、冷飲販賣(罐裝飲料、風茹茶、仙人掌汁、山粉圓)、畜牧(養雞、養鴨、養羊)、農耕(土豆、酸瓜、番薯)、敲石蚵、撿螺貝、捕海鰻、挽紫菜(地點包含頭巾、鐵砧、南磕仔、豬母礁、鐘仔等等)、兔搭[5]、食宿經營等等。其中擷取陸域自然資源有採摘風茹、仙人掌、其他如芭樂等果樹，沿岸及沿海自然資源有敲石蚵、捕海鰻、挽紫菜、撿螺貝、喊網捕魚、沿岸釣魚等等。

東嶼坪除為「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範疇，周邊亦為「東吉、西吉、東嶼坪、西嶼坪週邊海域禁漁區」，即如前述，由於島民多以漁業維生，且鄰海礁岩為島民喊網重要處所，諸如鐘仔、利間、香爐仔、頭巾、鐵砧等等，故此番框架影響甚鉅。瑪嘉烈乃最為顯著的案例，五十四歲，年少時銀子大把大把地賺，卻也浪蕩，奢侈花費，如今跑了老婆，孑然一身，他在臺灣走投無路，只好身無分文地回到家鄉。「少年不會想，吃老不成樣。」他總是藉此自嘲。瑪嘉烈去年返島，擔任鄉公所約聘的臨時人員，月薪萬餘元，他花了五萬六千塊買了艘船，是艘小的可怕的船，大約一人身長的船身懸掛著船外機，用的網具是底刺網，偶爾出海捕魚貼補收入，若是抓到龍蝦，往往可以樂上半天。瑪嘉烈一天要喝上好幾瓶保力達，總是醉醺醺的模樣，住所無冷氣，晚上乾脆帶個枕頭到廟簷睡覺，看到女孩子總是巴在人家身邊，加諸說話語無倫次且夾帶髒字，所以一般遊客看到瑪嘉烈常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們當然可以無情地說這種人自作自受，往後恐將被社會淘汰，不過他說自己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情，當然，如果你認為打架跟嫖妓不涵括於內的話，那他或許會是個好人。南方四島範圍劃設禁漁區之後，宣導工作無法下達，孰知詳情者寥寥可數，遑論島民，每當我提起這般限制，大夥兒便也怒氣沖沖，一旦嚴格取締，那麼瑪嘉烈恐怕就如島民所言，死路一條。

搜神是島上年紀最長者，七十二歲，談笑風趣，喜愛歷史典故，夏天捕鯊魚，偶爾喊網雜魚，冬天則捕土托鰆。他總是說自己沒讀過甚麼書，完全比不上我們這般知識份子，但其實他是我所見過少數具有智慧的船長，舉例而言，他切中時弊地點出實居島

香爐仔附近作業的船隻

[5] 閩南語諧音，ㄊㄨˋ ㄅㄚ，係指將漁船前端改造以使船可頂礁並緩衝撞擊，主要用來搭載釣客攀上海中礁岩。

民乃是深受自然保育戕害最深者，他以類似權益關係人理論分析道，已然移居臺南或馬公的島民並不會對劃設國家公園或禁漁區有太大反彈，因那已非自己的實居土地，甚至有些人會引以為傲，而對鄰近島嶼如望安島、七美嶼、將軍澳嶼的漁民也少有影響，他們有自己島嶼的鄰近漁場，若欲至此捕魚，根本無須入港，所以無論合法抑或非法，即使在海上掏空漁獲，亦無人知曉，至於在此居住的漁民最為可憐，既無法以慣行網具在附近漁場捕撈，外來船隻又一再地以非法的電、毒、炸方式大肆掠奪，「我們是死路一條！」這是他所得出的結論。除此之外，他觀察到往昔山頂有甚多燕鷗與猛禽，或築巢棲居，或跳島遷徙，然而如今卻已少見，由於時間點與羊群放牧頗為吻合，而鑒於羊嗜草食，小型昆蟲也以植物為食，故兩者之間可能有排擠效應，進而導致鳥類食源減少，駐留意願低落，另一方面，羊隻亦可能侵擾原欲築巢暫歇的鳥類，促其離去，簡而言之，即是吃住兩項因素，因此，他推論放養羊隻極可能是鳥類減少的主要原因，而此番論述正是生物學上的食物鏈概念。我這個所謂的知識份子彷如吳下阿蒙，頓時大開眼界，然而搜神僅止於分享，不願讓我正式錄音紀錄，他說另位研究人員已令島民受傷甚深。

燕尾蝶，三十九歲，外省小孩，高職畢業，外婆是東嶼坪人，二十三歲返島擔任鄉公所正式人員，閒暇之餘則販售冷飲、載客兔搭、出海捕魚，在島上算是較為勤奮者，不過這也與其簽賭負債息息相關。一日早上，和燕尾蝶聊完島嶼議題，他邀我午後出航，乘坐漁船到沿海礁岩泊定，稍事整理網具，隨後燕尾蝶將第一棗網具置於浮桶，套上防寒衣，戴上蛙鏡蛙鞋，撲通跳海，他一邊觀察海底地形，一邊潛游放網，當地人稱此種漁業方式為喊網，我也下海，隨側觀察，因為海域不熟，所以不敢離得太遠，始終與燕尾蝶維持著約一噚的距離。第二棗網，我感寒怯，便攀上船隻，頭頂壟罩著無際陰雲，礁岩上的白腹鰹鳥是種異樣的存在，總讓人聯想起演化失敗的模型玩具，西方缺了一角，陽光緩緩穿透，大群的白眉燕鷗與玄燕鷗爭相而出，燕尾蝶下網完畢，攀爬上船，點了根煙，往島駛回，預計翌晨收網。他特別針對天竹鰍進行捕撈，偶爾亦會有龍蝦上網，待漁獲累積至一定程度，便開船上馬公販售，順勢回家看看妻兒。燕尾蝶是島上少數贊同劃設自然保護區的島民，他認為保育措施的確可令漁業資源復甦，亦可帶動觀光旅遊，若干島民也可能因此返島，惟其想望的保育應係讓在地居民可以生存，並且準確取締非法電魚者。

摩天輪是極為特殊的案例，近六十歲，既非土生土長的島民，亦非時常洄游的旅人，可他就居住島上，喜歡釣魚，去過眾多離島，十幾年前因為土地買賣官司為朋友出賣，遂而負債累累，從此厭惡人群，攢了僅餘積蓄，先於東吉嶼住了五年，如今也已經在東嶼坪住了五年，該番心態頗似梭羅因反社會傾向而逃離世俗。某日摩天輪邀我午餐，菜色自給自足，自己釣的臭肚魚，自己種的番薯葉，飯裡

沿岸喊網漁業方式

島民撿拾螺貝

島民採摘風茹

也有自己種的南瓜佐味，在他下廚的時候，我瞥見謄寫於牆壁的一句話：「爾虞我詐，『寬恕』讓人更健康、快樂。」我曾經描述洄游型旅人依戀於島嶼的社會現象，彼時僅止於探討旅人對於島嶼的正向依戀，若依摩天輪案例，吾人更可觀其背後對於臺灣的反向逃避，而於角色，摩天輪乃由洄游型旅人漸趨演變為實居島民，由此觀之，可謂身分的二重蛻變。

三、東吉嶼

東吉嶼是清吉的島嶼，交通方式主要依靠船航，乘載人員分別有遊客釣客、其他離島居民、設籍東吉嶼居民、非設籍東吉嶼旅外居民，出發地點分別有馬公市、望安島、臺灣（主要係臺南與高雄），而運輸工具則有客船、遊艇、漁船、娛樂漁船、漁筏。以「南一號」與「南一貳號」為例，係由臺南將軍港出航，搭乘者多為釣客，部分遊客，少數為東吉嶼旅外居民（含設籍和非設籍），航程時間約為兩小時，前述船隻屬娛樂漁船，適用法規為「娛樂漁業管理辦法」，活動區域係以臺灣本島及澎湖周邊二十四浬內為限，除此之外，每航次亦以四十八小時為限，且須原船原人員返航至出發地，部分實居島民與旅外島民會申請「人民報驗單」，如此一來，返島後即可長期駐留，不受限於四十八小時期程。一般漁船如「永載鴻」抑或「宏鯉」，則長年往返臺南和東吉嶼，惟漁船因有適法性問題，故除非具船員證，否則一般民眾無法搭乘，此即旅外島民訾議之處。一般漁船乘載人數通常不超過十人，從望安出發單趟價格約五千元，航程時間約四十分鐘，此類漁船適用法規為《澎湖縣漁船附搭縣轄離島居民管理辦法》，原法規用意在於「澎湖縣內各島嶼間交通船航班不足、交通不便，遇緊急或特殊情形，離島居民得於漁船非進行漁業行為時附搭」，所謂離島居民係指「設籍縣轄離島居民或離島地區各機關、學校服務人員」，因此，一般遊客或研究人員並不在此限，惟海巡亦多有通融，並未強制執法，而搭乘漁船乃係一般遊客、公務人員、研究人員等非釣客的主要選擇方式。

物資補給依靠漁船和娛樂漁船，漁船包含「宏鯉」、「永載鴻」、「金順利」，娛樂漁船則包含「南一號」、「南一貳號」，運補地點多以臺南為主，少數由馬公批貨，運補品項包含食物、飲水、雜貨、油料、瓦斯以及其他民生用品。前述船隻並未有固定航行時間，職是之故，若遇冬季天候不佳，物資補給間隔天數甚至可達近月。用水全倚賴井水，故如經溝等處常見掘井，井

水復可分為「公用井水」以及「民接井水」。「公用井水」係將井水抽至公用水塔，由專職人員負責放水，島民再將水抽至自家水塔，以往每兩日放水一次，現則每週放水二次，且每次放水僅可能為一公用水塔水量，故民生用水常顯不足。另一方面，「民接井水」乃係部分民家裝置馬達自接井水，然若無此，用水十分拮据，常得向自接井水者商借用水，遑論分享予遊客或外來者。用電亦採柴油發電機，現有三台發電機交相使用，一台送修久矣，僅餘兩台，換電時間分別為早晨五時三十分以及下午四時三十分。

除卻公務維生、食宿經營、兔搭載客、農作種植、養雞養鴨，目前實居島民擷取陸域自然資源有採摘風茹，沿岸及沿海自然資源有敲石蚵、捕海鰻、挽紫菜、撿螺貝、喊網捕魚、沿岸釣魚、沿海打魚、船隻捕魚等等。依據筆者所見，電魚依舊猖獗，且對於擷取沿海和沿岸資源者影響甚鉅，筆者嘗於七月連續兩日觀察到電魚船隻[6]，一次位於東吉嶼港口正前方，船隻大剌剌地臨港而電，另次則位於大坪附近，筆者以相機進行長時間曝光拍照，並間歇閃光，然該些船隻仍電許久，不甚理睬。

電魚對於當地漁業資源的耗竭可以打魚者為例，石頭四十六歲，仍未娶妻，六年前失業返島，同其母親經營釣客食宿，兼任垃圾傾倒人員，入夜之後，石頭整裝，身著防寒衣，手執魚槍，腰掛網袋，遁入暗海，有時候到東岸公眾戶，有時候到北勢大坪，有時候到港口外坪，實在很難想像一個人黑夜下海所需的勇氣，我問他：「晚上下海不怕嗎？」他搔著頭說：「怎麼說，怕也只是怕有甚麼東西會突然撞過來。」漁獲種類大致固定，雜紋鸚哥魚、雙帶烏尾鮗、臭肚魚、金色蝶魚，運氣好的話夾雜幾隻龍蝦，更神奇的是他居然連十一台斤的章魚也能扛上岸，每晚看他捕獲的漁量遂成了島嶼生活樂趣之一。記憶當中，我看過石頭三次義憤填膺的時刻，第一次是他被冤枉沒有傾倒垃圾，可他倒了，他真的倒了，第二次是他對島上用水用電的不滿，一周僅放水兩次，如何過活？第三次則是一艘船隻大剌剌地在港堤外電魚，他說每當電魚船隻行過，他就無魚可打，下海之後不見大魚，小魚又小到不知道該不該打，實是兩難。「以後還可以打魚釣魚嗎？」石頭曾經問我，我不敢回答，國家公園宣稱維護當地居民的傳統生計，但你不知道哪天它遭受輿論壓力，又狠狠地反將你一軍。石頭的忿忿不平環繞著學界對於島嶼的研究議題—垃圾處置、用水用電、漁業資源。

昔日反核標誌

敲石蚵

[6] 筆者主要藉由當地島民來區辨電魚船隻，由於以往該些船隻仍會泊船入港，因此島民往往得以從船隻外型分辨船隻來源、捕魚漁法等等。電魚之際，船上僅留一至二人，負責由船上接通呼吸管以供下潛者呼吸，然若海深，則背負氣瓶下海。

港口外大刺刺的電魚船隻

島民於東吉嶼港內打魚

底刺網漁獲

啟明宮廟會夜宴

大約三年前，我在東吉嶼聽過達明的導覽解說，彼時耳聞他在玩帆船，一般人大概會認為他是個紈褲子弟吧！達明四十二歲，十九歲以前生活於東吉嶼，嗣後遷居臺灣，然每年皆會返島數次，是較為忠誠的旅外島民。八月，達明乘坐光正陸號從臺南返島參加廟會，那夜大夥兒閒聊，品茗風茹，從放牧牛隻談到核廢抗爭，從驚悚故事談到溫馨回憶，從國家公園談到島嶼依戀。達明購置帆船其實是為了可以返島，不用再有無船可搭的憤慨，他也細讀兩百餘頁的國家公園計劃書(草案)，第一個想法是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於是便駛著帆船，在海上搖晃十個小時返島，一一向島民詳述緣由，請求簽名連署，達明在意的是島民傳統生計恐將為之侷限，諸如磯岸釣魚、漁網漁獲、撿拾螺貝、採摘紫菜、採擷風茹等等，嗣後並針對島民權益予以陳情，他是極少數對自我島嶼呈現出強烈依戀情結的島民。翌日，達明背了台尼康底片式單眼相機，帶著我和另位記者恣意閒逛，從石敢當到林宅，沿著崦腳小徑直上八卦山，穿越草原再到水窟，最後則由半爬仔經宮後回到南面，雖然南風急襲，仍是走得滿身大汗。一直以來，我總認為若是聽者對於說者所講述的地方毫無經驗與情感，那麼再怎麼舌燦蓮花的口才終究也不過是曇花一現，如果聽者對於這個地方已然瞭如指掌，那麼蘊涵記憶的解說才得以凸顯出其意義，達明饒富情感的導覽讓人躍出解說的刻板守則。

陸、結語

本文以Scherl等人(2004)專述作為對話結語，該書提及在發展中的國家，通常居住於自然保護區附近的住民多屬貧困且被邊緣化，所謂貧困，可有以下面向，其一，缺乏資產與收入，瑪嘉烈可為此例，其二，缺乏可以維持生計的機會，底刺網限制可為此例，其三，無聲無權，往往為政府體系和決策過程摒除在外，自然保護區的劃設可為此例，其四，易因災害、疾病、經濟等衝擊而受創，其五，缺乏促進和防護社區利益的能力，一位東吉嶼島民曾驅趕他島電魚船隻，然於翌日，電魚者糾眾數十人上島找其算帳。

保護區的主要目標並非降低貧窮，而是在於保育生物多樣性並提供生態系統服務，依據「千禧年生態系統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生態系統服務具四項功能，包含供應、調節、文化、支持，該些服務系統對於保護區住民雖是重要，然而卻無法即刻裨益之，而自然保護區之所以引人訾議，係因其可能藉由犧牲某些住民進而成就之，例如驅逐當地住民或使其移居，地平線所言即顯此壓迫，與此同時，亦可能藉由範圍限制和資源利用而使得貧窮難絕，即是因此，便也常見保育擁護者和資源擷用者的水火不容(張朝勝、李光中，2014)，惡性循環下，甚可能進一步侵蝕自然保護區的永續經營，十分諷刺地，吾人雖易證貧窮有害於保護區，卻難證保護區助長貧窮，亦即因此，自然保護區的設立便得以擁其正當性。

以南方四島而言，實居島民並非人人貧困，許多島民皆於他處擁有家屋，僅有極少數者面臨生計問題，即便如此，在「澎湖南方四島國家公園」亮麗登場之際，吾人應知悉保育並非萬能，對於少數島民而言，保育將其擺盪於貧困與死亡之間(IUCN, UNEP, WWF, 1980)，他們藉由稀少資源維生，於此過程，則削減了吾人所謂的永續環境，而若干機制雖可將自然保護區所衍生的利益引導予當地居民，然則效益卻未見於改善貧窮窘境(Scherl et al, 2004)。保育亟需長期回復，貧困則有短期需求，如何在保育之餘尚且兼顧居民生計？兩者如何折衝、妥協、平衡？而所謂的配套措施究竟為何？此些疑慮皆是吾人所該面對的當前課題。

從東嶼坪至西嶼坪之前，我向搜神訂了十斤的臭肚魚，一般人不會喜歡吃臭肚魚，這種魚不僅價格低廉，且肉質普通更帶腥味，大部分人都喜歡如土托鰆的綿密口感和高昂身價，在我看來，島嶼就好比臭肚魚，偶爾食之或可享受，然若要連續半月以臭肚魚果腹，恐怕難以忍受，每天烹飪臭肚魚的時候我總會想起陳昇(1998)書裡的一段話：「想些這個吧！鹹魚、鹹魚，不知道那些摩登豔麗的娘們，是否也吃我們鄉下老土吃的鹹魚……。」你呢，你怎麼看待島嶼？

參考文獻

1. IUCN, UNEP, WWF. (1980). *World Conservation Strategy: Living Resource Conserv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land, Switzerland: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2. Knox P. L. and Marston S. A. (2009). *Places and regions in global context : human geography* (*5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3. Lea M. Scherl et al. (2004). *Can Protected Areas Contribute to Poverty Reduction*? *Opportunities and Limitations*. IUCN, Gland, Switzerland and Cambridge, UK.
4. 胡興華(2003)。*臺灣的漁業*。臺北縣新店市：遠足文化。
5.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臺北市：五南。
6. 陳昇(1998)。*鹹魚的滋味*。臺北市：圓神。
7. 張朝勝(2014)。澎湖南海玄武岩自然保留區(東吉嶼、西吉嶼、頭巾、鐵砧)。在林會承總編撰，*望安鄉志上*(頁99-105)。澎湖縣望安鄉：澎湖縣望安鄉公所。
8. 張朝勝、李光中(2014)。虛構保育—綠蠵龜經驗省思。*硅砧石*，76，29-51。
9. 張朝勝、裴家騏(2014)。島嶼依戀—以望安島為例。*戶外遊憩研究*，27(2)，1-36。
10. 楊莉萍(2004)。社會建構主義心理學：“反實在論”還是“實在論”？。*心理科學進展*，12(2)，312-319。

附註：本文受「103年度海洋國家公園管理處補(捐)助研究生進行專題研究計畫」之補助，特此感謝。各島期程分別為七月東吉嶼，八月東嶼坪，九月西嶼坪。